

叶广芩 文集



# 全家福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全家福  
文集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全家福 / 叶广芩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5. 3

(叶广芩文集)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429 - 9

I. ①全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95717 号

全家福

QUAN JIA FU

叶广芩 著

\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 : [www . bph . com . 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  
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 
新华书店经销  
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\*
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 14. 125 印张 390 千字

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429 - 9

定价: 38. 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>>>>> 目录

第一章 / 1
第二章 / 23
第三章 / 54
第四章 / 85
第五章 / 117
第六章 / 151
第七章 / 189
第八章 / 231
第九章 / 257
第十章 / 283
第十一章 / 314
第十二章 / 351
第十三章 / 386
第十四章 / 421

## 第一章

到了八月里秋风一刮人人都嚷凉，  
咋得了？一场白露严霜一场。  
小严霜单打那独根草，  
呱嗒扁儿要甩子就在荞麦的梗儿上。

……

清脆圆润的梅花大鼓唱腔在茶馆内徘徊萦绕，演唱者是才由天津挪到北京没两个月的筱粉蝶。筱粉蝶长得水灵，身段苗条，嗓子也不错。据说在天津三友轩落子馆眼看着就要混出点名堂，也有了三两个真心实意相捧的有钱爷们儿。谁料想，解放军一进天津，那些爷们儿就都有些往回缩，三五天不露面是常事。就是来了也是行迹匆匆，全没了往日的缠绵，没了往日的热情，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。这很让筱粉蝶失落，卖唱的没了人捧，那是件很失脸面的事，更何况是在筱粉蝶艺术道路很关键的火候上。筱粉蝶毕竟年轻，入世不深，她想不通一贯爱玩意儿的津门爷们儿怎么了，难道天下还有比泡茶馆听大鼓的事儿还大吗？直到有一天弹弦的瞎子老刘告诉她，白楼的冯三爷在家里抹了脖子，筱粉蝶还不明白冯三抹脖子跟她有什么关系。

老刘说，冯三爷是谁？冯三爷是码头上人人惧怕的一霸！你的衣裳

首飾，吃喝用項，哪一樣不是馮三爺供着的？馮三爺跟共產黨不對付，有血債，畏罪自殺，你能跑得了干系？

筱粉蝶說，馮三是馮三，我是我，他們聽的是唱，為嗎躲着我？

老劉說，你是馮三爺養大的，誰都知道他是你干爹……

筱粉蝶說，那不是干爹，是禽獸！他在我身上干的事是爹干的嗎？

老劉說，他干什么也是你干爹。不管怎么着，你還是得走。

筱粉蝶說，您讓我上哪兒啊？

老劉說，上北京。

筱粉蝶說，上北京我舉目無親。

老劉說，我的小姑娘奶奶，您以為在天津您就有親嗎？

讓老劉這麼一說，筱粉蝶的眼圈就紅了。她五歲被賣給馮家，長到二十大幾，受盡了凌辱，除了師傅老劉也實在尋不出任何親人了。她問老劉，您走不走？

老劉說，我怎么能走？六個孩子，拖家帶口的。

筱粉蝶說，我養活您。

老劉說，先養活你自个兒吧。北京地方大，好活人，你這一走不一定是坏事，说不定能紅。我兄弟在安定門“陶壺居”茶館當賬房，人實誠，也熱心。你去找他，興許能給你安插個吃飯的地方。

就这么着，筱粉蝶只身一人从天津来到了北京，在“陶壺居”落了脚。

“陶壺居”坐落在北京安定門里，成賢街西口斜對面，坐西朝東，三間門面，里面進深不小。據說道光時候就存在了。許是成賢街國子監哪位有雅興的學問心血來潮，踢開裕順、天全、廣泰大茶館不論，單給這個并不高級的二羮鋪茶館取了這麼個很別致的名字，很有“江南茶社”的派頭。

其實並無江南茶社的內容。“陶壺居”是個坤書館，所謂的坤書就

是有一帮女演员，固定在茶馆里，为客人演唱大鼓、时调、曲子什么的。这些人通常被称为“大姐儿”或“姑娘”。“姐儿们”在半尺高的砖台上的长板凳上坐了一排，轮着上场。也有客人专门点的，每唱一曲打钱一回，由唱的亲手下台，喝茶的人愿意给就给，不愿给就不给。不给钱，打钱的不能恼，得赔着笑脸一样热情，这是规矩。因为这是茶馆，人家是冲着茶来的，你的唱只不过是捎带。当然，有意捧角的就得多给钱，点名要某某的也得给钱，这也是规矩。

光顾“陶壶居”的客人是三教九流，五花八门。偌大厅堂里，有潦倒文人，也有引车卖浆者流。还有拉房纤的，放印子的，倒腾人口的。乱哄哄中各有各的范围，互不干扰。茶馆的柜上有盐水闷炉儿、蜂蜜、肉馒头出售，也有糖豆和瓜子儿。盐水闷炉儿是一种常见的比较粗劣的芝麻点心，跟烧饼不同，不禁饿，当不了饭，是吃着玩的，下苦力的对这些品种一般不予问津。他们常常是自带了吃食，烙饼、窝头、火烧一类，瓦壶粗碗，就着下等大叶茶，吸溜吸溜，竟也能吃得满脸放光，满头冒汗。

茶馆里，靠西两张桌子永远被几个黑红脸膛的壮爷们儿把持着。不明真相的以为他们是镖局的人，其实那是“隆记”营造场的大小把式。营造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搞土木建筑的，往大里说是建筑公司，往小里说就是个施工队。按老北京的规矩，建筑行在没有活计的时候要到固定的茶馆里喝茶等活儿。这本是针对打零工的小工而言，像“隆记”这样在九城都很有声誉的营造场绝不会到茶馆来。但现在由于战乱，由于国民党的撤退，他们不得已，也“泡”了茶馆。在早先，“隆记”一直是做官活儿的，也就是说给皇宫当差的。“隆记”老掌柜的赵万和是宫里带顶子的走工，手艺精细讲究，没人能比。赵家是建筑世家，都说一打建北京就有他们家的份儿。老先祖赵祥是南京人，少年时候就参与过南京端门的修建。永乐十五年，随大批南方工匠迁到北京，承担紫

禁城的建造施工，是个聪明过人的人，被任命为“营缮所右丞”，人称赵鲁班。从赵祥到这会儿，已经是第十九代了。十九代，北京的五坛八庙加紫禁城，哪件都有赵家的心血在里头；哪件赵家的人都能对它说出个子丑寅卯来。

王满堂是赵家的第十九代传人。严格说他不是赵姓的直系子孙，他是赵家的姑爷。老爷子赵万和没有儿子，民国三十二年临去世的时候就把闺女赵大姐和一把手艺都留给了他，留给了他这个从山东流落到北京的徒弟。王满堂三十六七岁，有着山东人的挺拔与耿直，言语不多却说话掷地有声。黑红脸膛高鼻梁，浓眉下衬着一双单眼皮的眼，透出了他的干练和果断，也透出了他的男人风度。不止一回，街坊刘婶悄悄对他的妻子赵大姐说，我怎么看你们家鸭儿她爸怎么像关云长，越来越像。赵大姐不说话，只是乐，人家说她的丈夫像关公总不是坏事。

现在，像关云长的王满堂和他的同伴们在“陶壶居”等活儿。近半个月了，没等到任何活计。没有活计就没有进项，“隆记”底下几十户人家，有的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。

吃饭的问题让王满堂心焦。

筱粉蝶在砖台子上仍旧一板一眼地唱她的《王二姐思夫》：

……

想二哥一天吃不下去半碗饭，  
两天喝不下去一碗汤。  
什么叫作饭？哪个叫作汤？  
饿得奴前心贴在后腔。

……

坐在桌角一个叫老剩儿的小伙朝台子上扔过去一嗓子：吃不下去给



我哎，爷们儿这儿也正前心贴后腔哪！

王满堂瞪了老剩儿一眼，老剩儿缩了缩脖子不敢言语了。

坐在老剩儿对面的风水先生萧益土也嫌老剩儿轻狂，不满地嗔怪道，瞎搅和什么？你给我好好儿听唱！听听人家筱粉蝶那嗓，脆得跟小水萝卜似的。

老剩儿说，萧先生，我要像您，早晨肚子里有一碗炒肝儿俩薄脆垫底，我也能坐这儿细细地品王二姐。

老萧说，就是让你吃饱了你也听不出滋味来，你就没这根弦。

老剩儿反驳说，那不见得！我从小就听我妈唱“小老妈在上房打扫尘土”，我不是听不出好来。

老剩儿姓史，家住西郊。有个寡妇妈，家里孩子不少，他是老小，所以才叫了“老剩儿”。也是命，史家的孩子多虽多，却落不住，小小年纪便一个个急匆匆地奔了黄泉之路，只剩下这个“剩儿”，跟着老母亲相依为命。用现在的话说是老剩儿的恋母情结很重，动辄就是“我妈怎的怎的”，把妈老挂在嘴上。史家穷，孩子却养得娇，老剩儿十三进“隆记”的时候，脑袋后头还拴着一根小辫，扎着红绳，完全是个大孩子。

王满堂没理会老萧和老剩儿的争辩。他喝了一口茶说，今天锣鼓巷李先生家要修房，挑顶换椽子，顶是单檐歇山顶。老剩儿你叫上三个壮工把这个活儿干了。

老剩儿不想去，他说歇山顶他干不了。

老萧也说，老剩儿的活儿软，戳不起来……

王满堂说，怎么叫戳不起来呢？当初修成王府卷棚的时候我也觉着自个儿不行呢，还不是摸着干着，就把活儿干出来了？不能什么都指着师傅，靠着师傅，有话说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早晚都有单独挑大梁的时候。

老剩儿还是有些犯怵。

王满堂对老剩儿说，修歇山顶是古建里最常见的活儿，你跟着我也修了不少了，去年修故宫神午门的东大房你还记得不？就照那个干。

老剩儿说，师傅您不去呀？

王满堂说，一个小院挤得下那么多人？说不定待会儿还有大活儿，我得在这儿候着。又嘱咐说锣鼓巷李家是个大宅门，上大宅门干活得懂规矩，进门记着穿长衫，干活时脱了，上房前言语一声，让人家茅房里的人提早回避。干自己的活儿，别东张西望。无论活儿干完没有，走的时候都把院子给人家打扫干净……

老剩儿点头称是，准备招呼人上锣鼓巷。

王满堂要来三个肉馒头，让老剩儿趁热吃了。老剩儿有些不好意思。王满堂说，你别推了，吃饱了快走，还能抢出半天的活儿来。

老萧在一边慢条斯理地说，先别急，容我算算。今天是十月初四，忌土瘟、土府，忌天贼、月建，天地转杀九土，怕是动土不宜啊！

众人看着王满堂。

老剩儿也有些犹豫地说，师傅……要不就等明天……

王满堂对老萧说，老剩儿他妈病着，他挣一口是一口，你没看见他都急成什么了？老萧，你那老皇历该收也得收收，不能不管不顾，什么时候都往外晾。

老萧没有说话，把脸转向台上的筱粉蝶。

王满堂没理会老萧的态度，对老剩儿说，你走吧，活儿干细点儿。

老剩儿答应了一声，正要出门，有人进来说，锣鼓巷的房主李先生刚才捎话来，说下礼拜再开工，主要是这几天手头钱不凑巧。

老剩儿看着王满堂不知如何是好。

王满堂说，那就先别去了。这年月，白干拿不着钱的事多了，北京城跑了多少大官啊！

老萧脸看着台上说，人家李先生就不会跑，这个李先生要跑就不会修房，还是挑顶大修。一句话，人算不如天算，人要是跟天硬掰着，不行。

老剩儿说，咱们快半个月没活儿了……

王满堂安慰他说，咱们有手艺，不愁没饭吃，我让大摊儿出去找活儿了。你放心，有大活儿咱们全上，有小活儿就是你一个人的。

老剩儿说，咱们见天在茶馆里死等怕不是个办法。

王满堂叹了一口气，很是有些一筹莫展。

老萧望着台上赞道，这丫头越唱越有味儿了。

旁边一个喝茶的问，萧先生，您说这筱粉蝶来北京，也是应着术数？

老萧得意地说，那当然。筱姑娘是属牛的，往西来是顺，如今又站在艮位上，照这样，不出一年，准是大红大紫。

另一喝茶的说，萧先生，现在解放了，您这“隆记”养的风水先生怕也该歇了，共产党好像不信迷信。

老萧大大咧咧不以为然地说，谁说这是迷信？这是科学！大科学，一辈子也钻不透的大科学！天地未形，曰太始，太始生虚廓，虚廓生宇宙，宇宙生元气；元气有涯垠，有气则生，无气则死。是盖房就得讲风水，讲风水就得有风水先生。共产党也得服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经验。坐北朝南的大瓦房谁不爱住？没风水先生盖得出坐北朝南……

王满堂说，你行了吧，少说两句，下一步我最担心的就是你。

老萧说，担心我干什么？大可不必，吉人自有天相。咱们土木行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。下步棋我算过了，咱们要启大运……

老萧正说着，满头汗水的大摊儿领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来找王满堂。

王满堂赶紧让座，让泡好茶。众人见来了官面上的人，都觉着新

鲜，呼啦啦围过来好几个，为的是听听干部说些什么。大摊儿介绍说那干部姓张，正在茶馆外头四处打听师傅呢，刚好让他碰上。又对干部老张说，这就是我师傅王满堂，瓦、木、扎、石、土、油漆、彩画、糊都是行家。

张干部就跟王满堂握手，亲亲热热地叫王师傅，没有一点架子。大家都认为张干部是来找大伙干活儿的，由官方出面，这活儿小不了，至少两三个月的嚼裹儿有了。张干部很客气，一口一个王师傅地叫。说他是建筑部门的，知道“隆记”是藏龙卧虎之地，有一批技艺高超的老师傅，就想跟大伙商量商量，成立古建队，抢救修复北京一些濒危的古旧建筑。张干部说，新中国刚刚建立，百废待兴，建筑方面首要的就是古建行，北京毕竟是一座古城。

王满堂有些沉吟。成立古建队，这关系到“隆记”老的小的，几十口子人的前程。他得细细掂量掂量，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干或者不干。

年轻人则有些急切，他们问古建队拿不拿国家工资，算不算国家的人。

张干部说，算。

大家就都看着王满堂，眼神迫切，希望他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。而王满堂却还在犹豫。这时，老萧挡开众人，不紧不慢地说，我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“隆记”营造场的，按说也都是国家的人。“隆记”营造场不是一般的营造场，那是给宫里伺候差事的，手艺都是一顶一的棒。远的不说，就说我们的老掌柜赵万和吧，西太后时代是戴红帽子的，珊瑚顶哪，派头大了，在土木行，谁提起来谁竖大拇指！宣统时候，我们修过水晶宫。御花园甬路的砖雕故事，就是王满堂和他师傅码的；袁世凯时候我们修过中南海；段琪瑞时候我们修过铁狮子总理府。也就是到了日伪以后，我们才接些外边的零散活计。

张干部说，我知道，诸位都是有能耐的人。我们靠的就是你们这样

的人，就是要把你们这些能耐人收拢起来。

王满堂问张干部是不是要收买他们。张干部说不是收买，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，一块儿建设新中国。还说了些革命的话。

王满堂向张干部提出，既然要组织起来给公家干，那么“隆记”的老少爷们儿就一个不落，都进建筑队，其中也包括老萧。张干部问老萧在“隆记”是干什么的。王满堂说老萧是看风水的。说萧家几辈儿都在“隆记”，是土木行离不了的人。

老萧很自得地介绍自己是设计师的先行官，说没有他的建议，再有本事的设计师也画不出第一条线。

张干部说，行，老萧来我们也欢迎。要是大伙没意见，就请老萧给造个花名册。大伙下礼拜来单位办手续，领工作服，上班。

老萧说干吗要等下礼拜，明天就很好，是大好的日子。张干部说明天就明天。

老剩儿问一个月给多少薪水。

张干部说先自己根据技术评定，再按国家规定发给，总之，不会亏待了大伙。

老剩儿问，往后就按月给薪水了？

张干部说，不但薪水按月给，干得好还有奖金，得了病国家全包。

老剩儿说，天下会有这么好的事情？老萧，您祖上给皇上干的时候也没拔到这份上吧？

张干部说，解放了，整个国家都是咱们自个儿的了，咱们盖房建楼全是给咱们自己盖，不是给什么皇上干了。工人是国家的栋梁，中国这座大厦，全靠大伙支撑着。

王满堂说，要说栋梁，这可是我们土木的老本行，我们知道它的分量。

大伙跟张干部又聊了些别的，张干部就走了。

大伙都很高兴，老剩儿冲着台上喊，粉蝶姑娘，别老思夫啦，给咱

们唱个好听的。

筱粉蝶说，我给大伙唱段《风雨归舟》助助兴？

大家都说要热闹的，不要凄凄惨惨的。

筱粉蝶就抖起精神开唱：

过山林狂风如吼冷飕飕，  
堪堪的大雨临了头。  
望江天电掣雷鸣一阵阵风云骤，  
获金鳞鱼的摆桨荡归舟。

……

众人喝彩。

王满堂对掌柜的说今天大家高兴，茶钱全由他包了。老剩儿听见了，就要换新茶叶可着量喝。老萧拍着他的后脖子让他留神晚上别尿炕。

掌柜的说，王师傅，您高兴我可不高兴，打明儿开始，再没人来喝茶等活儿了。您诸位倒是拿了国家工资了，我还得一个小钱一个小钱地挣。

大摊儿让掌柜的改行，也当工人，说工人吃香。掌柜的说要不真得改辙了。

大伙都乐，老萧更是高兴，卖乖地说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今天咱们要启大运，怎么着，没瞎说吧？众人都赶紧应和：没瞎说，没瞎说。

王满堂说，老萧，我虽然把你保下来了，心里却是没底，不知道你到了建筑队能干什么。肩不能担，手不能提，就要这一片嘴，在“隆记”营造场你是个宝，在共产党的建筑队里怕不行。

老萧说，我萧益土凭本事吃饭，不用你替我操心。

大家谈论着明天的事情，从门口进来了一个梳着分头的清秀青年，筱粉蝶的声音立即变得分外响亮：

……

哎我猛回头，

筱粉蝶炽热的目光与青年相对，接下来柔声唱道：

见一个贪午睡的小牧童儿，  
他在那雨地里啼哭哇，  
看那光景是去找牛。

筱粉蝶与那年轻人彼此会心一笑，年轻人就着台口找了个座坐下了。

筱粉蝶一曲唱罢，拿着筐箩下来敛钱。走到王满堂跟前王满堂给了一张大票。

筱粉蝶说，王大哥您老这么疼我，谢谢您啦。

王满堂说，不是我疼你，是你的玩意儿好。

筱粉蝶嘴甜，告诉王满堂下回给他唱段新学的《丑末寅初》，说那个段子词雅，曲子也配得好。

老萧掏了两张大票，有与王满堂争高低之意。

筱粉蝶说，恭喜您另有高就了。

老萧说，是我的运走到了这一步。闺女，你的运也开了，往后瞧好儿吧。

筱粉蝶给老萧道了谢，走到前面去了。筱粉蝶来到青年跟前，青年掏了张大票，被筱粉蝶悄悄挡了回去。

老萧意犹未尽，还想跟筱粉蝶说点什么。扭头一看王满堂正注视着他，便说王满堂的印堂发亮，人中光润，眉间带喜，今天准有好事。

王满堂说老萧是没话找话。说明天都有单位了，这就是大好事。老萧说不是，说明天的好事是大家的好事。他说的这好事是单属王满堂一人的好事，说王满堂的右眼眼角发湿，这就是说，老王的好事出自于内宅。

老剩儿仔细地将王满堂打量了半天，说他怎么也看不出来“人中光润”、“眼角发湿”。

老萧说，你要看得出来你就不是史老剩儿了。

两人正在抬杠，王满堂的二女儿坠儿从人群里钻过来，惶惶地说，爸，我妈完了！

众人一下静下来。

王满堂问怎么个完了。坠儿说已经死了。

王满堂一听脸有变色，站起身抱上坠儿就走。大摊儿、老剩儿等人也一溜儿地跟出来。他们的师傅家里出了大事，作为徒弟，他们得帮着料理一把。

老萧喝着茶没动窝，他看着打狼似的拥出去的一群人说，死了，未必是坏事。你们跟着去起什么哄，添乱！

王满堂领着众徒弟一路踢土攘烟，火烧火燎地拐进灯盏胡同九号，一行人转过精美的砖雕影壁直奔北屋。

王家的小院干净齐整，一棵枣树在西厢房窗下静静地挺立，南房刘家的花门帘一动不动地垂着。爱咋呼的邻居刘婶竟也能让小院在白天没有响动，这的确是少有。王家檐下炉子上的水开了，呼呼地冒着蒸气。小院的静谧让王满堂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。他从炉子上那无人招呼的开壶，切实地感到家里出了事情，而且是大事。王满堂在房门口放下坠



儿，拉开屋门，拉门的时候他感到了自己的手有点微微发颤。

随着房门的拉开，一声响亮的儿啼从里间传出。

王满堂愣了，来“帮忙”的徒弟们也愣了，大家一时回不过神来。

随着婴儿的哭声里间旋出了刘婶。没等王满堂张嘴，刘婶很利落地给满堂请了个安说，我给王大哥道喜了，您添了个大儿子，母子平安。

王满堂张着嘴啊了几声，半天才说，不是……还……还不到日子……

刘婶说，不到日子架不住这小子性急，非得这会儿出来，差点儿没要了大人的命！鸭儿她妈死过去两回，血流了一脸盆……

王满堂问现在怎么样。

刘婶说命保住了，人还是虚，得慢慢补。

徒弟们听了就往里屋推师傅，弄得王满堂很不好意思，有的人吵嚷着要让王满堂请酒。外间屋正喜气洋洋地闹腾时，不提防从里间屋飞出一碗小米粥，啪的一声在堂屋地上摔得粉碎。温热的粥洒了一地，溅在大家的脚上、裤腿上，将热闹的气氛凝住了。

外屋一时鸦雀无声。

刘婶搭讪着说，这边也没什么事了，我们福来该下班了，我得回家给他做饭去。说着侧身闪出门去，小跑着奔向自家的南屋。

王满堂和徒弟们战战兢兢地进到里屋，看见大姐头上蒙着手巾，脸上满是愠怒，眼睛哭得红肿，坐在炕上老虎一样盯着师徒们。

气氛有点僵。

王满堂没话找话地说，生了？

大姐没有理睬他。

王满堂装着很有兴趣地凑到床前去看儿子。大姐一把把王满堂推了个趔趄，吼道，别碰我儿子！

王满堂说，你这是干吗？早晨还好好儿的，哪儿来的这么大气？